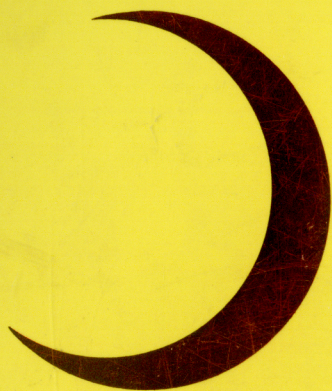


→《当代》书丛
长篇纪实



包公遗骨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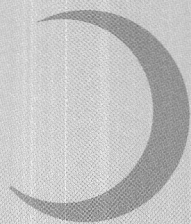
陈桂棣 春桃◇著

眼前竟是一片凄凉而又狼藉的景象；虽然尚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土坟丘仍原封不动地凸现在那儿，包公的墓丘却分明已经被挖开，坟头不见了，原来是坟头的地方，现在成了一个面目狰狞而且陋的大坑，坑里盛满了肮脏不堪的秽水。

➔《当代》书丛
长篇纪实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包公遗骨记



陈桂棣 春桃◇著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公遗骨记/陈桂棣,春桃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02-005194-4

I.包… II.①陈…②春… III.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6397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
杨新岚

装帧设计:翁涌

责任校对:杨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包公遗骨记

Bao Gong Yi Gu Ji

陈桂棣 春桃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3

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0

ISBN 7-02-005194-4

定价 16.00 元



春桃

陈桂棣

责编 手记

一、包公的遗骨，在他的故乡合肥，曾经难寻安放之地；世人对包公的怀念，竟然难有真实的寄托。这样的故事，让陈桂棣和春桃知道了，当然放心不下。几年前就有写作的心思。只因为“三农”问题吸引了他们的目光，耗费了他们这些年的全部心血，才搁置下来。“三农”之后，很多读者都希望他们再一次“振聋发聩”。那也是他们的愿望所在。我知道，他们为下一个选题，也做了很多前期调查。但严肃的文学创作毕竟是一件颇耗费心血的事儿，他们短期内实在没有精力做再一次冲刺。转告所有关心他们的读者，他们真的不忍心让你们失望，在又一次“振聋发聩”之前，他们真的很需要休息调整。借助这次休息调整，他们也正好了却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。那是他们作为包公故乡的作家，实在搁置不下的心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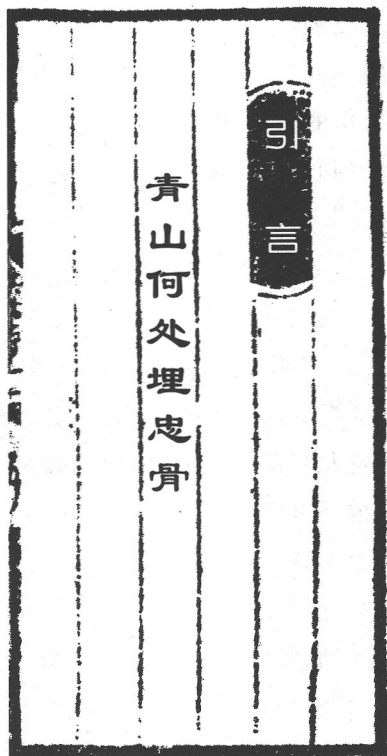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《当代》杂志刊登这部作品时，征得桂棣和春桃同意，我们定性为“纪事”。之所以不沿用“报告文学”，是因为有太多的疑惑。说声名狼藉太过分，但的确有太多的读

者早已经不习惯报告文学的“高屋建瓴”“滔滔不绝”“振聋发聩”。通常的“报告”，应该有三种角度：1.平等的告诉；2.下面向上面的汇报；3.上面对下面的教导。但既然有了“告诉”和“汇报”，所谓“报告”，实际上就剩下“教导”的意思了。所谓报告文学的“报告”，大约也是这个意思。多少年前，没有改革开放，思想没有解放，我们都很蒙昧，且承认自己蒙昧。期盼启蒙，期盼教导，期盼振聋发聩，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。报告文学所以应运而生，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，那义正词严的报告文学家所以让我们敬仰。二十来年过去了，现如今，我们已经不蒙昧了，至少以为自己不蒙昧了，连北京的出租司机都能够滔滔不绝了，再听报告文学家滔滔不绝，会是什么感觉？会觉得自己傻还是报告文学家傻？或许，这就是我们反感一部分报告文学的理由？其实，我们远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，我们还常常需要启蒙，需要振聋发聩。只是希望作家的确比我们聪明，所“报告”的思想和故事的确值得振聋发聩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希望居高临下的磅礴口吻。桂棣和春桃这回讲的包公遗骨故事，与农民故事相比，离振聋发聩远了。所以他们试着用平和的口气讲述，也希望我们用平和的心态阅读。这也是他们同意将这部作品定性为“纪事”的初衷。

目 录

引 言	青山何处埋忠骨	1
第 一 章	一里三公	7
第 二 章	挖出了包公墓	16
第 三 章	关于包公墓的三个传说	25
第 四 章	想起了包河	32
第 五 章	恩生女	44
第 六 章	包氏家谱	53
第 七 章	一个真实的包公	69
第 八 章	包夫人的一大失误	84
第 九 章	包公儿媳其人其事	98
第 十 章	包公的临终遗嘱	105
第 十 一 章	发现了包公遗骨	113
第 十 二 章	六座无名墓	119
第 十 三 章	守护包公墓的传人	126

第十四章	河南也有个包公墓	139
第十五章	大包村 小包村	154
第十六章	遗骨偷埋	165
第十七章	包公被平反昭雪	173
第十八章	海外来信	180
第十九章	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	187
第二十章	燃起心中的圣火	195
第二十一章	重建包公墓	203
尾 声	真正的包公墓,你在哪里?	214
附	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	233



最近几年,我们一直在做着有关“三农”问题的调查,虽然艰苦,却也苦中有乐。只是没有想到,却惹上了这样一场官司,这官司,打得我们身心疲惫,十分的无奈。本来,我们是想把调查和思考好了的有关“三农”的另一本书,一鼓作气地完成,但是,力不从心,我们感到难度太大,也有诸多的不便,不得不先把它放一放。

可我们毕竟是作家,作家就不能停下手中的笔,何况许多读者也希望我们拿出新的作品,于是便决定写一点闲笔,这就

想起了过去的一段经历。

世纪之交的一九九九年，正是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，在那个即将跨进新千年的热闹非凡的岁月里，我们曾经沉下心来，以一种十分平静的心情，翻阅过一个人的命运。这人，便是家喻户晓的“包青天”，包拯。

其实，对包拯，大家更习惯称他为“包公”。他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，即公元九九九年，一九九九年正是他的千年诞辰。一千年过去了，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出现过多少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，如今都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，很少再被人们提起。但是，包公却是个例外。他虽为官只是二品，却逾千年而享有盛名。每当世风日下，腐败弥漫，忠贞之士遭受压抑，劳苦大众溺于水火，正气不得伸、有冤无处诉的时候，人民便会想到这位敢说真话、敢斗邪恶、为民请命的著名清官。他好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夙愿与希冀，抑或成为华夏儿女的精神支柱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过那漫长而苦难的历史征程。

人是不能没有梦想的。包公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“正直之神”。

老百姓喜欢“清官”。时至今日，依然如此。但有的专家则说，国人的这个传统实在不可夸耀，因为把希望寄托在“人”（官）的自律上，而不是法律的他律上，终归还是一种“人治”的陋习。但是，老百姓的观念总是来自直觉，而直觉往往又是合情合理的。朱镕基显然深谙其道，他在当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，就说，他的目标是“做一个清官”。不少人都有过不解：堂堂一个大国的总理，怎么可以把“做一个清官”确定为目标呢？现在看来，要真的做好一个“清官”，确

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中国人的这种“清官”情结,是否有悖以法治国,其实,这种争议没有多大意义。说到底,就是在法治的社会里,说法律是最高权威,实际上就是在说法官具有最高权威。特别当法律被违反或对法律有争议时,尤其如此。再说,法律是靠“人”来制定的,又是靠“人”来执行的,法官的自律问题同样不能回避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社会,对“清官”的企盼应该都是永恒的主题。

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,就是包公的家乡。身为包公故里的作家,在迎来包公千年诞辰的日子里,不可能不对包公其人其事无动于衷。当然,包公虽出生在合肥,但他的许许多多广为流传的故事,却大多是与合肥无关的;更不用说,传来传去,传到今天的那么多故事,早就把他传成了无所不能的神,他白天能判人间是非,晚上还可以去断阴间曲直,那些原本别人干过的事,甚至压根就不曾发生过的事,都编排到了他的头上,因此,我们最初做这项调查时,最想知道的是,真实的包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?

当我们走近本书的主人公——合肥市一位文物工作者——去听他讲述有关清理发掘包公墓的那许多陈年往事,我们并没有想到要写一本书。因为,我们认为,没谁会对挖墓的事感兴趣,想想那个场面,就会使不少人败了胃口。可是,不得不承认,听着听着,我们竟被发掘包公墓的故事吸引了,以至被打动。在这之前,只知道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可没想到竟会有人在专门研究“坟墓”,并成为知名专家;更想不到在清理包公墓的过程中,会出现那么多的坎坎坷坷、曲曲直直,冒出了那么多奇怪之事,意外之事,令人发指之事,不可思

议之事,让人凄然泪下之事,使人拍案而起之事,感人至深之事,发人深思之事。

合肥一家钢铁厂只是要建一座石灰窑,举世闻名的包公墓就得搬走,可以说,这算得上中国的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一件事了。当然,这事只能发生在以批清官海瑞揭开序幕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发掘中,一批可敬可爱的文物工作者,冒着那年头特有的风险,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精神,不仅清理出包公的迁坟墓和原坟墓,还发现了包公的“疑冢”、“衣冠冢”甚或“张冠李戴冢”,最后把包公一家老小三代人的墓群一个不剩地全都给发掘出来,这在世界的考古史上也属罕见。

发掘中非但出土了包公墓志,还出土了包夫人董氏、长媳崔氏、次子包绶、次媳文氏、长孙包永年六方墓志,计八千余字。这些长年深埋在地下的珍贵的文字,记载了包公前后七代人的婚嫁丧葬、任职政绩;特别是包公墓志那洋洋洒洒三千多字,几乎是《宋史》中《包拯传》文字的三倍,这是包公辞世九百多年以来,惟一被发现,最全面、最丰富也是最真实的文献资料,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包公,还对《宋史》以及包氏家谱记载中的谬误,作了权威性的校正,从而开创了包公文化研究的新纪元!

发掘中人们发现:地下的世界原来是那般的扑朔迷离,埋藏的简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秘史!当后来我们调查的范围不断扩大,调查工作进一步深入时,便越觉得怪事迭出,谜团丛生,甚至不能不发出人生的感叹:这个世界也真的太复杂,复杂得让人永远琢磨不透!

包公在公元一〇六二年病歿开封,第二年归葬合肥,直到一九七三年被强行“迁坟”,这中间,历经了多少回社会动荡,

多少个王朝的更迭,多少场兵燹的侵扰,但他的遗骨尚能完好地留存下来。然而,谁也想不到,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,在冠以“建设”的名义下,包青天的遗骨却会横遭厄运。我们早在儿时就曾拜读过陆游“青山是处可埋骨”的诗句,知道苏轼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,也有“是处青山可埋骨”的句子;后来,在杭州,在岳飞庙,还看到过“青山有幸埋忠骨,白铁无辜铸佞臣”的著名楹联;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引用过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须马革裹尸还”这同一诗句,这些诗,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,这就是:国家之大,疆土万里,青山处处,“是处”都是能够“埋忠骨”的。即便在最黑暗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被打成了“地富反坏”的“四类分子”,就是被押回原籍,总还是允许叶落归根的。但是,被挖出的包公遗骨,已经被送回了他的故里大包村,当地政府却不准入土,成了“死无葬身之地”。这位曾经使得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都感到闻风丧胆的一世名臣,千古忠魂,竟只能在合肥一处民房的山墙边上,在临时搭起的一间漏雨透风的“披厦”中,度过了一段屈辱与辛酸的日子。后来,在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寒冷的冬夜,包氏的后裔才将包公的遗骨秘密运回家乡的龙山,偷偷埋葬了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当合肥市政府决定重建包公墓,并设法将包公的遗骨“迁安”时,却终因历史造成的遗憾已无法弥补,包公最后落了个“身首异处”。

这一个个可歌可泣又让人一嗟三叹的故事,因为大家都想到的原因,就这样遭到长期的封杀,至今鲜为人知。虽然这以后,我们改做了中国农民的调查与写作,但有关包公墓的这段往事,却一直凝滞在心,以至耿耿于怀。现在,因为我们别的东西不便去写,于是就萌生出了将这段往事记录下来,并

写成一本书的念头。

我们相信,我们在这里讲述的,或许是你从未接触过的一个生活领域。这些故事,看上去充满了传奇,甚至还有一些宿命的成份,但我们要告诉你的却是一个真实的包公,以及包公一家几代命运多舛的真实的故事。自古道,盖棺定论,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,即便“盖棺”,到头来也未必就能“定论”的故事。